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少女隐情

匡文留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鲁野,尹汉胤主编. -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2

ISBN 7-80644-005-4

I . 当……

II . ①鲁……②尹……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满族-当代

IV .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303 号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2400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0印张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朴忠国

责任校对:钟河

封面设计:杜江

印数:1—1000 总定价:180.00元(20卷)

目 录

第一章 草英门

1. 旧兰大	(1)
2. 四合院	(2)
3. 蝴蝶裙子和皮球裙子	(3)
4. 葡萄盘子	(3)
5. “这是谁家的小姑娘”	(4)
6. 邻居(一)	(5)
7. 邻居(二)	(6)
8. 邻居(三)	(7)
9. 爸爸妈妈	(8)
10. “清清的河水往下流”	(10)
11. 草英门	(10)

12. 立达西菜社	(11)
13. 羊皮筏子和五泉山茶座	(12)
14. 管宁	(13)
15. “小弟弟,没多大”	(14)
16. 三个保姆	(15)
17. 吃出个形状与哪只钱包好	(17)
18. 爸爸最小的听众	(18)
19. “玻璃”雨衣	(19)
20. 人·口·手	(20)
21. 尖溜溜的塑料娃娃	(22)
22. 包书皮和削铅笔	(22)
23. 桃红粉盒与水晶项链	(23)
24. “让我们荡起双桨”	(24)
25. 《民间文学概论》	(26)
26. 教授醉酒	(27)
27. 揭晓	(28)
28. 大炼钢铁	(29)
29. 搬家	(30)

第二章 十里店到投家滩

30. 十里店	(32)
31. 《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33)
32. 师大附小	(34)
33. 同苏联专家联欢	(35)
34. 第一次“发表”	(37)
35. 打苍蝇	(38)
36. “肯定是特务”	(39)
37. 向往滑冰	(40)
38. 新西兰	(41)

39. 职工子弟小学	(42)
40. 赵老师	(43)
41. 国庆十周年	(45)
42. 稀饭撒了	(46)
43. 冰上姐妹	(48)
44. “姑娘画册”	(49)
45. 电影《牛蛇》	(50)
46. 段家滩	(51)
47. 班主任柴秋云	(52)
48. 开始投稿	(53)
49. 日记	(55)
50. 艺术系戏剧班和附中女孩们	(57)
51. 高价点心	(58)
52. 第一次住“单元套”	(59)
53. 遇上屠格涅夫	(60)
54. 煮熟的胡萝卜	(61)
55. 舞蹈预科班	(62)
56. 北京	(63)
57. 楼上楼下	(65)
58. 三大幸福三大痛苦	(65)
59. 全市三好学生大会	(66)
60. 电影《海鹰》	(67)
61. 鼓鼻子鼓脸的男孩	(68)
62. 华江宇	(70)
63. 身体“出血”	(71)
第三章 初中	
64. 兰州女中	(73)
65. 全家送我到校	(74)

66. 五一一班	(75)
67. 作文风波	(77)
68. 辅导员唐晓兰	(80)
69. 微妙心曲	(82)
70. 祝贺生日	(83)
71. 铅笔画	(84)
72. 妈妈看我来啦	(85)
73. 日记被偷看	(86)
74. 兴隆山	(88)
75. 兰大附中	(90)
76. 服装与爱好	(91)
77. 诗人·播音员·记者	(92)
78. 宣林林	(93)
79. 三个冠军	(94)
80. “珠穆朗玛”	(95)
81. 谁是班上的第一个团员	(96)
82. 寂寞女儿心	(97)
83. 这么几个老师	(98)
84. 织锦缎影集	(100)
85. 游泳	(102)
86. 河湾	(104)
87. 体操	(106)
88. 为自己画像	(107)
89. 告别与伊始	(108)

第四章 高中

90. 高一一班	(111)
91. 开门红:作文“95”	(112)
92. 同桌的你	(113)

93. 打赌背单词	(114)
94. 教歌	(115)
95. 红古	(116)
96. 又一盆冷水	(117)
97. 拒绝参与	(118)
98. 动荡的前奏	(119)
99. “五·一六”及其之后	(121)
100. 第一个自杀者是女人	(122)
101. 出了个“英雄”李贵子	(123)
102. 铁一中风波	(125)
103. 抄家	(126)
104. 第二个自杀者是男孩	(127)
105. 砸烂高考制	(129)
106. 红五类·黑五类	(130)
107. 伤心定西	(131)
108. “拿起笔来做刀枪”	(133)
109. “1号”的惊险	(135)
110. 带声凄寥卵古径	(136)
111. 草铺·小菜·住院	(137)
112. 复课闹革命	(139)
113. 章心得	(140)
114“杜·洛阿”	(142)
115. 妈妈去灵台县“百里”	(144)
第五章 云深不知处	
116. 不去会宁去清水	(147)
117. 翻车	(148)
118. 天水	(150)
119. 满腹经纶小文立	(151)

120. 跟着感觉走·····	(153)
121. 下石崖·····	(154)
122. 如歌的行板·····	(155)
123. 牛皮面·小牛肉·····	(156)
124. 自家铁路线·····	(157)
125. 过年之后去“百里”·····	(158)
126. 难民之旅·····	(160)
127. 淤子沟·····	(161)
128. 记忆里的小村·····	(169)
129. 雪野·····	(171)
130. 吃蜈蚣·····	(172)
131. 宣传队·····	(174)
132. 浪迹渤海湾·····	(175)
133. 的确良衬衣和红裙子·····	(176)
134. 大娘·····	(177)
135. 果香弥漫的乡间别墅·····	(177)
136. 何处不相逢·····	(178)
137. 无奈的风流·····	(180)
138. 泾川·····	(181)
139. 七十年代第一个元旦·····	(182)
140. 天水市招待所·····	(183)
141. 我的一九七〇·····	(184)

第一章 萃英门

1·旧兰大

兰州大学现在颇有名气，属于全国重点大学，坐落在兰州市的东部火车站至盘旋路之间，既繁华又安静。校园方正齐整，楼厦排列有致。这所校园是50年代后期才交付使用的，当时被人们称做“新兰大”。

因为“新兰大”位于兰州老市区的热闹地段叫“萃英门”。如今这里是东西狭长的城市的交通要道，东邻西关什字，西接文化宫。由旧校址改建并且不断新建而成的“兰州医学院附属二院”对面的马路上，每日里车辆穿梭来去，行人熙熙攘攘，极尽嘈杂。

40多年以前，这里是实实在在的疏落，清幽，浓郁的文化气书卷味之中还掺杂些许朴拙与自然。

旧兰大紧挨黄河而建，隔河便是兰州市南北两大名山之一的北山“白塔山”，稍东北方，只见钢梁铁架的“天下黄河第一桥”——中山桥横越湍流浊波，很一番风景。

我的记忆便从这里开始。知道建国之初由于“院系调整”，许多高等学校教师才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旧兰大。父亲母亲便是从古都西安的

西北艺术学院来旧兰大的，带来3岁多的我和不足一岁的妹妹。母亲说那是1953年夏秋之交，八月。

2·四合院

旧兰大内除了几栋教学楼外，靠西部的学生宿舍是一律式样的灰色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东边的家属区则全部为“因地制宜”的老式四合院。

我家住院子东厢房。整个院子就像座旧庙似的，房屋一律是半截青砖之一壁斑驳的棕木板。板门碎格窗。窗棂大部分糊着白纸，每扇留正中一小块安上玻璃。

我家外屋一大间，里屋一小间，地好像就是土地，顶棚糊满旧报纸，一张接一张连缀而成。摆着最简单、原始的木床、两斗桌、书架，全是学校的财产，床架书架侧与桌椅腿上用白漆涂着“兰州大学”的字样，有的已磨得残缺。

外屋，是我和妹妹文立的天地。爸爸妈妈叫我“大宝”，叫文立“小立”、“二立”或“立立”。一进门，靠内墙便是一张结结实实的大木床，墙上并排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大木床是我们真正的乐园，我们常常赤脚在床上乱滚乱蹦，有时是睡足了懒觉刚掀开被，有时是从外面疯够了闯进门就蹬掉了鞋袜。小不点儿站在床上刚好蹭着两张大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便成了爱也是它不爱也是它的必然。好像地图边上写着两行字，红色的。一行是“共产党万岁！”另一行是“毛主席万岁！”

妹妹问我：“姐，为啥共产党写在毛主席前面？”

大她3岁的我打记事来就是至上的权威。妹妹一直是我的“跟屁虫”。

“共产党大呗！”我的回答大有“连这都不知道”的意味。

有次看了场“打仗的”电影回家后，文立问我：“天上飞的飞机机会不

会再扔炸弹呀？”

我跳上床，食指绕着地图上圆圆的地球连划几下，煞有介事道：“地球是圆的嘛。你没看咱们头顶的天蓝蓝的透明吗？是罩着一圈特大特结实的玻璃罩子呢！飞机在外面飞，炸弹进不来。怕什么！”

文立怔怔地听，未了眨眨眼，方释然。

3· 蝴蝶裙子和皮球裙子

小时候我细胳膊细腿，直到后来爸爸妈妈还常说我是“麻杆腿”。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头发黄黄的很柔软，却很厚密，剪着“妹妹头”，额前一排厚厚“刘海”。文立则圆乎乎的小样儿，站起来才到我胸口。

我和妹妹一大一小四季总穿着一样的衣服。一点不懂家务的妈妈不知当时费了多大的心思，竟手工为我们缝制了不少花布裤袄，印象最深的是那种后背开口系带的“大兜肚”式罩衫，穿上简单又心疼。也舍得为两个女儿买在当时算最鲜亮时髦的服装。把我们打扮得花团锦簇的。

有年夏天我最爱穿一件紫红色带小白花的喇叭裙，双肩各一条宽背带，带外侧是翘起的宽皱边，穿上一跳一闪的真像好看的花蝴蝶，我们便叫它“蝴蝶裙子”。妹妹则买了件状若灯笼的小连衫裙，全身布满大大小小的彩色圆点，这便是“皮球裙子”。

我家窗下，爸爸种植了两畦花木，牵牛花盛开的日子柔软的细藤缘着绳子直攀屋檐，“蝴蝶裙子”和“皮球裙子”便在金亮亮的阳光中以紫色、粉色、雪青色的牵牛花为背景，留下了一张那个年代最得意的照片。可惜阳光太强了些，两双眼睛都眯眯着。

4· 葡萄盘子

那时候我是典型的“乖孩子”，从幼儿园就当上了班长。文立却被妈妈惯得任性得很，妈妈常说她“矫情”。

我上幼儿园大班文立应该上小班，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去，非跟着我上大班不可。园里唯一一次破例。大班里自然她最小，大家全让着她。没法！

课间分点心，一人一只搪瓷盘，值日生把五颜六色的花瓷盘装上苹果桔子面包蛋糕什么的挨个分发给小朋友们。系着荷叶边雪白围裙的小朋友一个个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胸，睁大亮晶晶双眼，依次礼貌地伸手端过盘子。

“不要！不要！我要葡萄盘子！”突然爆响的尖利叫喊令全教室一愣。是文立！值日的小男孩嘟起嘴不知所措。老师笑着摇摇头巡视一周，从另一位女孩桌前捡出盘心绘有一串紫葡萄的盘子与文立交换。

原来文立不知从何时偏盯上了一大摞搪瓷盘中唯一一只“葡萄盘子”，渐渐成了“非自己莫属”。奇怪，她怎么就看出那串紫莹莹的鲜润欲滴的葡萄比所有其他花卉特殊、典雅呢，多年以后我们俩一直为这个小插曲忍俊不止。

5·“这是谁家的小姑娘”

“六·一”，全幼儿园的小朋友搬着小椅子按班围坐在操场联欢。场中央，一个瘦长的女孩边跳边唱：“柳树边，小河旁，荷叶底下住着小姑娘。白肚皮，绿衣裳，眼睛明又亮，腿儿细又长。又会跳来又会唱，大家想一想，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叫得这样响？咕呱，咕呱，咕呱，咕呱，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咱们大家想一想。”

女孩穿件深绿色长袖灯芯绒连衣裙，胸前扎条崭新的雪花荷叶边围裙，正巧就是“白肚皮，绿衣裳”，举手翘腿的，不时博得掌声。观众堆里还有不少家长，一位三十过头的教师模样的女人格外关注也格外兴奋，漂亮的脸庞上一双特别大而黑的眼睛神采奕奕。她是女孩的妈妈，这歌这动作是她一手教会的。

亮亮的艳阳中，瘦长女孩踩着掌声，高高的小鼻尖沁满汗珠跑向妈

妈。“大宝”！妈妈张开双臂。

6·邻居(一)

我们院子住着五户人家。坐南朝北的下房一家姓陶，是个大家庭。记不清那父亲是做什么的，那母亲是家庭妇女，旧式妇女模样。一大堆儿女来来往往，有的比我们大好多岁。最小的女儿叫陶国玲，比我稍大一点，是好朋友。陶国玲粗粗笨笨的，挺憨厚可爱，两个脸蛋总是红扑扑的，细看里面满是细细的红丝丝，是当地人说的“红二团”那种。我常跑到她家去要着吃蒸馍烙饼擀面条腌菜之类的家常饭，有时偷着用家里的蛋糕饼干奶糖巧克力换。那天掀开门帘进屋，一眼瞅见她家桌上端放着一口大铁锅，锅内满登登的白面稠糊糊腾腾直冒热气。我一下馋不可耐，抓起插在锅内的铁勺就送往嘴边，哈，柔柔的咸咸的，真香！正吃，陶国玲从里屋出来，“呀——”一声不再言语。她母亲循声赶近，一把夺了铁勺，道：“这是打被子的浆糊！”我知道她说的“打被子”就是指把废布头烂布块一层层粘贴起来，晒干，用来做鞋面的。我心里当时挺不好意思，嘴上却嚷嚷：“反正是面糊糊，吃点也没啥！”

有一天大清早就被院里的哄闹声吵醒了，细一听是从陶家传出来的，吵骂声中夹杂着陶国玲的哭泣。邻居们有人进去劝慰，妈妈也赶过去。原来，是陶国玲买菜去把5元钱丢了。妈妈日后常因此感叹，5元钱在人家多重要呀！

陶国玲最小的哥叫陶国方，当时已长成粗眉大眼的小伙子了，身板挺壮实，两腮和下颌似已茸茸的一片，看起来两只眼睛有点不对称。

我挺瘦，挺乖也挺胆小，可同时又很“淘”，很野。爱找陶国方玩闹。有时他会把我双手举起甩上肩膀，我紧紧骑着他的脖子，双手抱紧他脑袋，他则揪住我两条细腿。跑跑停停，闹得我大笑不止。

一个午后院里忽然很安静，大人们大概都在睡午觉。我独自一人在家门口踢沙包。这时陶国方掀开门帘出来，招手叫我。我笑着问：“国方

哥哥领我玩吗？”又问“玩什么？”便跟他进了他家。他随手关了门，虚虚的，房间里霎时暗了一片。没等我回过神来，他一下坐在床沿，接着顺手把我一拉。我的小手触到一个硬梆梆的什么。原来我已站在他两腿之间，面对面几乎碰到了一起。我开始心慌，并莫名地害怕，却又不敢动弹。他拉着我的那只小手竟又往那什么上使劲捏了捏，轻声道，摸摸。我感到他强烈的喘气，呼呼直打到我脸上。我突然明白过来，如临大敌，猛一机灵挣脱，夺门而逃。

之后好多天我都觉得害怕极了，又不敢给任何人说，乃至以后的岁月中我仍然从未给任何人说起过，并且多会儿想起都会觉得羞耻难耐。直到饱经沧桑、遍尝人生滋味之后，才极轻松讲给了文立听，讲毕，还为自己曾经那么以为然而好笑。

反正当时我是吓坏了，从此再也不敢接近陶国方并同他玩了，见他下意识就躲。

那算什么？初次认识男人？最早的性体验？也许什么也不是。

7·邻居(二)

陶家隔壁人家姓郝，两个儿子比我大不了多少，小的那个叫郝义，厚重敦实，黑乎乎的招人喜欢。

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真正想起来却一点也想不清楚当时究竟同那郝义玩了些什么，怎么个好法。反正满兰大的孩子全都知道我们两个好，并给这“好”赋予了超出一般的涵义。不知哪天开始，把我们俩姓名交错而成的一句顺口溜喊传开来，“郝匡义文留”，“郝匡义文留”，几乎我走到哪里就有人喊到哪里。谁是第一个发明者呢，喊开真挺上口，又容易记，又颇有意义。这种叫法实在新鲜又独特。

聒噪的叫喊叫得郝义再不敢接近我，我为此常有些忿忿然：“胆小鬼！”有时偏在院里和人多处故意亲昵地唤他，引逗他，看他在嬉笑的

“郝匡义文留”的喊嚷声中仓惶躲避，心里美滋滋乐一阵。

这时坐北朝南的上房搬来一位姓郦的教授，典型的南方人，夫妇均儒雅文明，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似已读中学，小儿子也已上五年级。比我大四五岁，却长得秀气柔弱，也很能玩到一起。

我一下迷上他啦。觉得这个叫郦能守的少年好的了不得，会解密麻麻的习题，写好几页纸的作文，脖子上还戴着红领巾！他家的饭食也好吃，郦妈妈让我吃什么我都觉得香极了，他柔柔的特听我的话，我说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时我真疯呀！每看一场电影或戏回来就在院中胡乱披挂扮演起来，有次看了《奥赛罗》，回家扯出妈妈的黑纱巾做斗篷，折一段扫帚棍一会当马一会当剑。这时郦家老二总是甘当“配角”或者观众，任我大获全胜鸣金收兵。

有次我俩一起做作业，趴在小方桌上脑袋凑脑袋。我猛抬头见他眉清目秀做得正入神，一时兴起，嘴唇贴着他耳朵悄声说，长大我们俩结婚！他一愣，随即面红耳赤，起身回家去了。我好一阵沮丧，弄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8·邻居(三)

我家东厢房正对面的西厢房住着一对姓范的老夫妇，不知有无儿女，也许儿女都在外面上学或工作吧，范老先生似已退休、病休吧，白发苍苍的，总是面无表情腿脚不太灵便，拎一根手杖，像还有些耳聋，夫人属贤淑、礼让的那种，话不多，从不多和人打交道。

他们是院子中年龄最大的长者，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喜欢那个范老头，也许因为他太没有人情了吧，我从不记得他对我们小孩子笑过。他们家也从不让邻居进去，叫我覺得挺神秘。

我开始领着妹妹恶作剧。往往捡其他大人全上班上课的时候，冲到院子大喊大叫，朝对门大做鬼脸。稍一听见动静便仓惶逃回家中，关上

门，再钻到两斗桌下面，继续撒野。那天如此一遍之后，我和文立正钻在桌下沾沾自喜，为我们既可以放纵顽皮又自认为藏得很安全兴奋不已。忽然门被推开，气急败坏的范老太太手持鸡毛掸子直奔桌边，一把一个把我俩拎了出来，好像那根毛掸并不曾落下，我们也并未感到怕或难堪，却面面相觑，怎么也想不通老太太是如何“破的案”。

有一次院子门道中放了陶家的两口大木箱，箱里满装着烧火用的“刨花”，曲卷松软，鲜亮白净，散发着淡淡的木脂香，我便领着文立疯开了。先是爬到箱里，沉进刨花之中又蹦又跳。那刨花弹性极强。弄得我们忽忽悠悠好不舒服，真是快乐到了顶峰。玩了片刻还不过瘾，就双臂一大捧一大捧抱起四处乱扬，直扬得空了箱底。此时长方形的小院门道已铺了足有二尺厚的刨花，我们便接着在上面打滚，满头满身挂着刨花，我不断做出各种姿势。尖声唤文立：“快看，我像不像白雪公主！”

谁也没有发现范老先生什么时间从外面散步回来，肯定一开始他的声音就被刨花所吸引，被我们的厮闹声所淹没了吧。无疑老头儿站得久了，突然声嘶力竭大喝一声，紧接着用手杖“通通”在门槛上乱敲。等我回过神，大人们纷纷自家中赶了过来，轰走了我与妹妹，收拾起刨花，平息掉一场风暴。

长大后多会儿想起都觉得非常对不起那对老夫妇。当时怎么就那么莫名其妙，天知道！

9·爸爸妈妈

爸爸是旧兰大的中文系副教授，我知道他教的是“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40来岁的爸爸年轻精干，中等个偏瘦身体，总理着学生式的小平头或留个最简单的分头。爱穿挺“板”的中山装，便脚布鞋。爸爸长得疏眉良目，一脸“好好先生”模样，脾气百分之百好，印象中从未对我与妹妹发过火。传统所说的“严父慈母”，在我们家正好打个颠倒。

我尤其同爸爸感情好，我一直感觉妈妈偏心文立，到那都搂着抱着

的，也从没有斥责或打过她。对我则不然，时有斥骂。时不时还揪耳朵拧屁股，弄得我“哇哇”大哭。这时爸爸便成了我唯一的保护神，我往他身后钻，他就操着浓重的辽宁口音连连劝妈妈，别打了，别（别）打了。大宝下次听话。

那时细胳膊细腿的我还偏好到校园的大操场玩。小头目似领上一帮男孩女孩，“打仗”“冲锋”够之后，就去荡秋千，走平衡木。我最爱玩单、双杠，居然玩出些“招数”，什么空翻旋转倒立撒把的。不小心便重重摔下来，在沙土地上或铁棱边撞得胳膊肘膝盖破皮流血。于是便“哇哇”大嚎，被小伙伴们搀送回家，一瘸一拐的，狼狈兮兮。妈妈见状，顷刻沉下脸，边厉声道，又淘，又淘。还哭！不许哭！

爸爸则赶忙抢出，扶过我，扔过毛巾让我边擦脸，他边迅速从抽屉中找出红药水纱布药棉花，轻手轻脚为我包扎，边唏嘘，疼不疼？疼不疼？

妈妈年轻时留学日本学的本是音乐舞蹈，毕业回国在长春教女子中学和之后到沈阳“辽东文法学院”任教、以及建国后从北京到西北艺术学院当讲师，开的也全是这类专业课。同爸爸来旧兰大，没艺术系科，只能半转业，成了公共体育教研室里唯一一名“艺术体育”教师。风华正茂的妈妈高身量，浑身洋溢着精神与活力，黑眉大眼，漂亮得令人目眩。又特爱穿，会穿，一会儿卷发披肩，一会儿梳两根短辫再盘成蝴蝶状。质料上乘，做工考究的“洋服”一套套的，在旧兰大偌大校园众多的教职员中，说“鹤立”丝毫也不过分。

厉害的妈妈一直令我“怯”，却又是我好强心极膨胀、特爱表现特爱出风头，始终在各个年龄阶段出人头地的最大最早的影响者、敦促者、支持者、培养者与喝彩者。我的第一个歌舞表演，第一首诗朗诵，第一次大会发言或担任司仪，第一次写文章写诗投稿……全与妈妈密切相关。这些，我成为诗人后曾饱蘸激情地创作了一篇系列散文诗，命题即为《妈妈》，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颇有反响，后来收入我的散文诗集《走过寂寞》，并作为“代后记”出现在妈妈自己的散文集《杨蓁文选》之中。